



秘境追猿

海南长臂猿连续数年「喜添娃」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

毛色多变 种群分分合合

海南长臂猿家族近年来频传喜讯，这一世界最濒危灵长类物种种群已来，2020年的5群33只增至如今的6群37只。

时间再往回翻，自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以来，2021年，有2只婴猿相继出生；2022年又增加2只婴猿，这也意味着，海南长臂猿这一“人类最孤独的近亲”，已连续数年实现数量增长。

林木葱郁，万物竞生长，在广袤的海南热带雨林深处，海南长臂猿仅栖居在霸王岭片区。

“新发现的第37只婴猿属于A群，已经脱离母体自由活动了，动作很灵活！”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照骅提供的监测视频显示，这只婴猿一身黑色毛发，在今年7月份时，就能独立在树枝间攀爬、跳跃和采食野果，还能用长臂把自己“挂”在树枝上；有时，它还会主动凑过去找比它年长的同伴玩耍，显得十分机灵。

长相似猴，但没有尾巴，海南长臂猿体重一般不超过10公斤，但雄性和雌性的毛色相差明显，在一生中皮毛要变换好几次颜色。其中，在刚出生及幼崽阶段，皮毛几乎是黄褐色，但能看到头顶上都有明显的“黑帽”状；大约是半年后，雌雄猿的皮毛基本变为黑色。不过，当长至七八岁性成熟时，雌猿的皮毛又变回了金黄色，而雄猿皮毛的颜色则还是黑色。而且，在毛色转变的整个过程，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在海南长臂猿幼崽至性成熟期前，很难从皮毛颜色来判断出它们的性别。

论身手，海南长臂猿上肢（前臂）强壮，在林梢间攀缘十分敏捷，多游走于林冠上层。而且，它们吃喝拉撒睡都在树上，几乎不下树，也从不接受人类投喂食物，在偌大的雨林里如能与猿相遇，实属缘

分难得。

在每只新生婴猿的背后，都有一批雨林“探秘者”日复一日地艰辛监测和守护。

“每逢雨季或是大冷天，它们就没啥动静，难找！”53岁的李文永是白沙青松乡苗村村民，今年是他担任长臂猿监测队队员的第14个年头，他说，几乎每天早上五六点，海南长臂猿就会鸣叫两到四轮，有时猿鸣声会持续至临近中午。这些年以来，为了能追上海南长臂猿的身影，李文永等监测队员要么提前一天进山露营过夜，要么当天清晨四五点就得开始徒步爬山一两小时，蹲守在视野开阔的监听点，然后耐心等待它们发出那悠长尾音的“呜……呜……呜……”鸣叫声，再循声追寻足迹。如果错过了第一轮猿鸣声，想要在这片广袤的雨林里“碰运气”找到它们，那就太难了。

“哪天要是突然多出1只，还是少了1只，都让人心里挂念着！”李文永说，苗村紧挨着霸王岭片区边界，也是紧挨着海南长臂猿数量最多的C种群主栖息地。他回忆，一开始，他监测最多的也是C群，最少时仅1公2母，10余年过去了，C群一直在壮大，最多时有10只，而且，“老中少”年龄结构较为合理。

不过，最近这4年来，C群因分家由10只变为7只，好在，这不算是“坏事”——也在这个时间段，在毗邻的霸王岭东崩岭新添了E种群，他推测是C种群“分家”的成员，与其他的种群成员组建了新家庭。

爱吃野果子 掏食蜂蛹鸟蛋

据资料记载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，海南长臂猿曾广泛分布于海南中部、西部等山区，存活数量至少有2000只，但由于当时对物种保护认识的历史局限性，该物种栖息地不断减小，其种群遭受频繁干扰和猎杀，导致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，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海南长臂猿在海南岛仅存活不足10只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，濒危程度为“极危”。

莽莽山林，海南长臂猿从不筑巢，也不具备飞禽猛兽强大的捕食能力，在弱肉强食的雨林生态里，它们平时住哪，吃啥？

综合李文永、李全金、郑海强等监测队员多年来的“搜索”定位，海南长臂猿6个家庭群在霸王岭片区栖息地区域相对独立，几乎互不侵犯。

“海南长臂猿不算挑食，平时喜好的‘菜单’品种达140多种。”受访中，国内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研究者介绍，海南长臂猿主要以植物的浆果为食，如霸王岭地区常见的毛荔枝、野荔枝、猕猴桃、高山榕、南酸枣、小叶胭脂等果实。在冬天及春天果实比较少的季节，它们也爱吃植物的嫩叶、花和少量的动物性食物，如飞蚁、虫蛹、蜘蛛、鸟蛋等。有意思的是，无论是柔软的浆果，还是有些坚硬的核果，海南长臂猿吃野果子时，几乎都会像人类一样习惯“吐皮”。

监测队员李全金介绍，此前，他们也曾尝试着将香蕉、荔枝等果实悬挂在海南长臂猿时常经过的路段，但它们似乎戒备心很强，从未拿过。

“有时太贪吃，也吃出了窘状。”李文永打趣地介绍，今年8月份，他在近距离监测到C群时注意到，其中一只5岁的黑猿嘴巴红肿得几乎都歪了，推测为掏食蜂蛹时被蜇伤了，好在2天后再次监测到它时，红肿已基本消退。而早在2021年时，另一监测队员李全金也曾看到，其中一只幼猿的右眼疑似被毒蜂蜇咬得红肿，但没隔多久又自动痊愈了。

玩耍之余，到了下午四五点左右，海南长臂猿就会挑选枝条交错且有藤本植物攀附的大树林冠层，或坐或斜躺着眯眼睡觉。可能是担心意外坠落，海南长臂猿在睡觉时还习惯于用一只手搭抓在枝干上。

雨林守猿 捕捉「不寻常」场景

追猿、守猿，不仅是观察种群里有几只、吃了啥、玩了啥，还得关注它“拉撒”情况。

“吃南酸枣等野果子时，它们会把坚硬的果核吐出来，不然排泄就麻烦了。”在年复一年的爬山监测中，李全金等监测队员既要经常抬头寻找海南长臂猿的踪迹，还得不时低头捡起它们啃食扔下的果核，或是黏附在地面落叶上的粪便，装进塑料样本袋子里，做好情况登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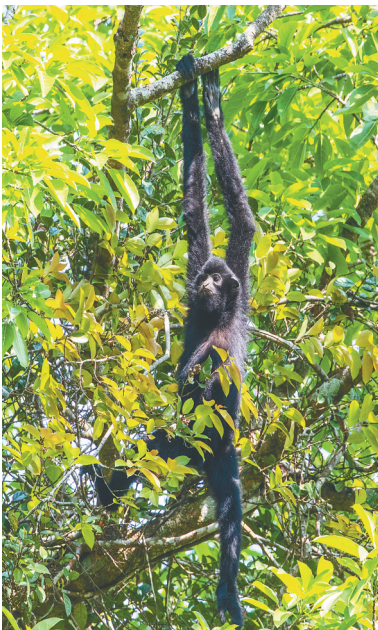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近年来有关部门不断充实监测队员力量，并陆续在长臂猿活跃的区域布设一批红外相机等科技力量，也捕捉到更多关于长臂猿“不寻常”的生活场面。

海南长臂猿依靠上肢攀缘行动，那么，平时它们如何“抱娃”呢？“一般1岁以内的幼仔，都得靠母猿抱着走动。”李全金不止一次近距离观察到，A种群一只母猿用一只后肢将幼仔按贴在腹部间，做出搂抱状，然后腾出上肢在林冠间攀爬，动作虽略显迟缓，但并不吃力。

有意思的是，海南长臂猿有时也会用下肢“走路”。监测队员此前拍到的一组视频显示，一只黑猿直立着腰身行走在与地面几乎平行的枝干上，不过，肢体平衡感似乎不足，略显摇晃，它只走了10步左右，就又换成前肢攀缘了。

此外，对于成年猿的毛色，监测队员也发现了“新情况”。李全金介绍，目前，A群里有一只母猿估测已有30岁，应算是所有种群里最年长的，在过去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毛发都是黄褐色，但自去年起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这只母猿从颈根部到腹部间突然多出一片不规则的黑色毛发，这也让大伙觉得蹊跷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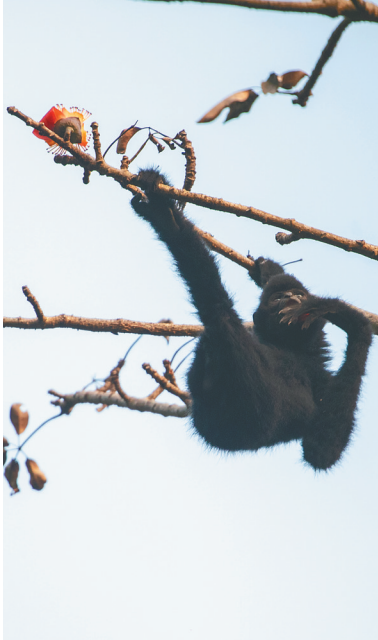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海南长臂猿，关于这片雨林秘境，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探索。



一只海南长臂猿悬挂在树枝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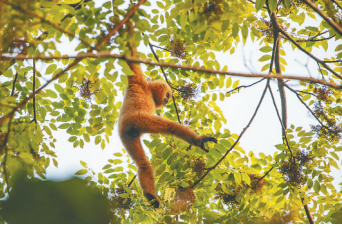
两只海南长臂猿在树枝上嬉戏。



一只海南长臂猿在采食木棉花。



三只海南长臂猿在树枝上休憩。



一只海南长臂猿在树枝间攀缘。



一只海南长臂猿在树枝间行走。

琼岛护猿有良方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

10月上旬的一天，在霸王岭片区斧头岭一处林区，底下是深谷，但在两头的树冠处早已架起一道绳桥，一只毛发为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伸出上臂交替地拽住缆绳，“嗖嗖嗖”地几下就攀缘至10余米开外的林冠，这样欢快的场景，正在林区内外好几处绳桥处频繁上演。

其实，绳桥之处原为“裂痕”。2014年一场超强台风，让位于霸王岭的斧头岭周边山林出现了10余处不同程度的滑坡，“裂痕”最宽处或达20米，其中几处恰是海南长臂猿C种群活动的必经之地。刚退休的陈庆原是霸王岭护林员，长期关注监测海南长臂猿，他说，作为一种树栖动物，当林冠被割裂，这也意味着它们的活动范围缩小，一时陷入了“孤岛”境地，食物难免紧缺，恐危及这群雨林精灵的生存。

事发后，有关部门在滑坡处及时补种了上千株本土树种，但生长亟需时日。为尽快帮助海南长臂猿重建家园，一轮商榷后，大家决定在滑坡处架设起数条缆绳，形成一道略显晃悠的绳桥，就好比是雨林里相互攀附的藤条，这几乎是最仿真、最稳妥的人工修复方法。

然而，在绳桥建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好几次，猿群结伴攀缘至滑坡处，还尝试晃动了这一“新玩意”，但始终未

跨出那一步。直至半年后，有2只海南长臂猿从绳桥的这一侧攀缘到另一头，安装在树干上的红外线视频监测设备捕捉到了这一珍贵画面。在往后的时间里，海南长臂猿从最初的慢步尝试，到后来动作越来越利索，这也让陈庆等监测队员及科研专家欣慰不已。

持续监测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里，海南与省内外科研机构、保育组织及社区监测队通力协作，尤其是2021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启动“智慧雨林”项目以来，陆续完成省级智慧管理中心、智慧雨林大数据中心平台、综合巡护系统、霸王岭和吊罗山片区相关设施建设等，这其中就包括了9条振动光纤和105路摄像头的电子围栏。同时，接入海南长臂猿活动区域的19台视频监控与320台红外相机，以及覆盖海南坡鹿活动区域的96路视频监控，通过红外线热感应触发相机、卡口监控相机、振动光纤等多种技术的交叉结合应用，构建起全天24小时不留盲区的智能化监测防护网，并实现各片区分局和省局数据的互联互通，不断提升国家公园智慧化、数字化管理水平。